

痛史

第三種

丁酉北闈大獄記略



辛亥年十月初版



翻印  
必究

校訂者兼  
印行者

商務印書館

印刷所

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 
商務印書館

總發行所

上海四馬路中市  
商務印書館

(痛史  
第三種) 丁西北闡大獄記略一冊  
(每冊定價大洋壹角)

# 大獄記略序

酉之初冬抵燕。正值索癘場屋鼎沸燎原之際。據所見聞。援筆記略。瑣屑粗俚。大似小說演義。然事真情確。不以愛憎喜怒。毀譽一人。增減一事。文飾一語。低昂一字。或曰。雖然信史。後有裨官野乘。編載順治丁酉科闈事。亦可取爲藍本。然作者婆心。豈徒然乎。豈徒然乎。彼蓋感慨係之。垂鑒切矣。於其中可以觀世風之升降焉。可以觀制科之得失焉。可以觀一時之功令焉。可以觀大臣之致君焉。可以觀言路之建白焉。可以觀鞫訊之枉信焉。可以觀黨部之輕重焉。可以觀刑誅之嚴厲焉。不但已也。可以觀禍福之倚伏焉。可以觀宦途危機焉。可以觀女子小人爲難養焉。可以觀輕狂笑傲爲身災焉。可以觀躐治速化。萬有餘喪焉。

可以觀帷薄不修。非止蒙誚焉。可以觀比匪之害必大焉。可以觀害人適以自害焉。閱此者論世知人。反觀體驗。雖作緯治編。經濟錄讀可也。作醒世驚世書。太上感應篇看。亦無不可也。予豈敢無端饒舌。資遐陬遠滋。輾轉傳聞乎。

題丁酉大獄記

語曰。極則必反。又曰。勢重難反。未反之際。雖世運所係。實主權也。是故治用輕典。亂用重典。人皆知之。非英爽之主不能斷。今天子赫怒。輕重差罪。且勒爲令。永無赦。彼以賄敗者。原以賄進。父兄子弟之所勗。妻兒朋僕之所咻。情極勢復。法行而報顯矣。獨其品之穢污。事之鄙劣。遠媿黨部清流。有光斧鉞耳。雖然。敗者不敢寃。而賄者猶有倖。似乎明主之權未尊。而此輩之受禍。猶爲未慘也。國興應運。風行雷厲。可謂隆矣。乃習未丕變。猶俟用亂國法。作者讀者。其能無憂患乎。

順治十七年歲在庚子二月三日信天翁書



丁酉北闈大獄記略

歲丁酉。大比貢士於鄉。舊典也。權要賄賂。相習成風。曳白濫觴。寒酸浩歎。久矣。天子雅知流弊。先期嚴敕。著之令典。曰。考官閱卷有弊者。殺無赦。秋孟。學使者遴八府之秀。計有四千員名。而合天下之拔貢。歲貢。官生。民監。又一千七百餘人。中式額名。止限二百零六人。而鄉士與貢士。各居其半。平情論之。鄉士之進取爲難。貢士之命中較易。乃貢士爲四海九州拔尤而進之首善以觀光者。故非父兄爲高官。則家內稱殷實。非遊縉紳以博名稱。則挾詩文。結壇社。以相恐嚇。屯聚羣囂。人人自以爲探囊高魁。唾手折桂。蓋關節路徑。盡人而然。恬不爲怪。賓興屆期。天子遣翰林侍讀曹本榮侍講宋之繩。主場屋事。而又選各



衙門有才名散官。分校五經房。如大理左右評事李振鄴張我樸國子

博士蔡

元曦

行人司行人郭濬等共十有四人。乃鄴等雖名進士。然皆

少年輕狂。浮薄寡慮。其間雖未必盡貪財納賄。而欲結納權貴以期速化。攬收名下以樹私人。其用心則同也。然徑竇囑託甚多。而額數有限。闈中推敲。比之閱文以定高下者。其心更苦。爵高者必錄。爵高而黨羽少者。乙之。財豐者必錄。財豐而名不素布者。又將乙之。諸如此類。難以枚舉。而鄴尤爲孟浪。其在外所通關節者。二十有五人。在內一時難以尋獲。親隨有奚童名靈秀。頗黠慧。遂手畫藍筆一紙。託秀尋對。一一具見。止中五名。外二十人不中。事已宜索以冥迹。而鄴竟置之若忘也。乃秀以此紙示同伴馮元。元固鄴素遇之寡恩者。遂攫去。藏於襍。思以箝

其主尙未發。至榜下。人情大譁。彼時諸分考。倘能謹言引罪。猶或可止。而鄴等輒向人曰。某某。我之力也。某某本不通。我以情故。得副車也。某某我極力欲中。無如某老中隔何也。歷指數十百人。無少顧忌。而怨恨者愈甚。

茗溪貢生張

漢

素戇駭。以別有隱恨。剪髮刻揭。投送科道衙門四紙。嘉

善蔣

文卓

亦寫揭。匿名徧傳。又有杭州貢生張

綉虎

原係光棍。拐妓逋

寓京師。慣爲拿訛紮詐之梟。從中鼓煽恐嚇。藉張蔣二人爲囹。詐得張李二房考銀一千二百兩。吏科陸貽吉與聞。而實未嘗爲過付。乃蔣揭載其名。吉知而大怒。蔣隨削去陸名。而陸心不自安。對刑垣任克溥曰。今歲科場濫觴。蔣張揭其弊。不料涉吾名。吾將自疏檢舉。然雖對同官

言而又中止。詎知溥受山左諸大老意旨。久銜考官。又爲孫伯齡所咻。

不無垂涎於分考。分考不應。早已欲甘心諸人。奈南黨諸老。各遂所私者。極力楚散。故溥尙爾觀望。

會上幸南海子。面召諸漢大臣及科道官。嚴諭以盡職掌無徇庇等語。

溥遂以爲天假我以見風力之會。不可失。隨於十月十六日具疏彈劾

科場大弊。據張刻揭蔣寫揭爲憑。以陸貽吉爲證。以張李蔡爲臬首。以

田賀二生爲顯跡。奏上。上大怒。卽傳旨拏本內有名人犯。至吏部會審。

維時滿人尙未洞然關節爲何等也。王太宰掀髯抵掌。詮註解釋。圖海

科爾坤始心恨南蠻子之狡。引問時。鄴賊證有據。張蔡形迹無憑。乃鄴

轉攀張蔡。自相攻擊。堂上援筆定案曰。張我樸蔡元曦雖堅不承認。但

李振鄴執稱不已。賄弊是實。耐耐王太宰欲邀權於滿大人。特召逆僕馮元元至膝前。溫言色。飶之。元遂出襖中所藏親筆。按卷而對。自是瓜蔓相尋。一網打盡矣。

當是時太宰方詫爲得情。不意二十五關節中。首爲陸慶曾。係二十年

名宿。且曾藥愈振鄴。借中式以酬醫。而非入賄者。亦卽逮入。不少恕。第

二名卽太宰嫡姪王樹德。太宰於是色如死灰。向滿人告明迴避。上疏

自劾。得旨云。王樹德審明處分。不必先期陳乞。太宰慄慄靜聽。此十月

二十五也。

越明日而吏部獄詞上。奉旨依議卽決。父母兄弟妻子。流徙尙陽堡。家產沒入。二十七日而張李蔡及新舉人田相賀鳴郊駢首菜市矣。陸貽

吉不先檢舉。亦坐知情過付。同僇矣。

諸人正典之次日。該部卽檄各省。逮繫各家老幼。抄籍各家資產。隨又

提拏各犯。緹騎四出。於是而張次先父子。孫伯齡父子。郁光伯父子。學

士諸震張漢之兄中書舍人張嘉。又中書張恂光祿李倩。次第就逮。

嗣又遣校拏常熟趙某。湖州沈某二人。閔某二人。皆有關節而不中者。

嗣又聞馮元口供。有八公子。於是而大老有子獲雋者。人凜凜焉。

初我恃諸大臣營救。故忍死不肯攻訐諸大臣。迨臨刑。始頓足大呼。

如丁汝夔罵介溪故事。旋被批頰勒啣。恨恨而死。

總之滿漢水火。而漢之無恥者。又欲借滿以傾漢。傾漢以結滿。借馮元

之口舌爲刀俎。馮元亦不惜以一己性命。快宿昔之睚眦。至若暗揭之

蔣文卓。明揭之張漢。挾詐之張綉虎。同時在繫。或云終當分別定罪也。諸人死後。在籍家口未到。在寓家伙沒去。盈車壘軸。驚喜過望。奴僕多人。將分給各旗。拘集部解。只存四命婦。初喚入戶部圈中。尙有被襪可攜。聲問可通。至十一月初四。忽又喚入刑部。有八人押去。弓鞋不能疾驅。旋爲八人辱罵鞭策。是晚嚴寒。人人歎息。值聖駕於是日幸南海子。至初五日午刻。忽傳刑部會同司官召該坊官。領此四人。復歸振鄴舊寓。著二老嫗看守。官給煤米。訛傳上以初三日地震。將行寬減。此不經之說也。

閱二十餘日。盛京有人至京。探得諸奴僕。法當分給。內有親戚肯贖。可規厚利。否則撮販西虜。亦無失計。遂納價於部。爲居奇焉。

十二月初四日。繫累男女共一百八名。出關而去。內有三十人。不與同局而同沒焉。

又數日聞王樹德斃於獄。蓋太宰陰戕之以滅口也。不仁哉。殺所愛子弟以殉之。弄巧成拙。一至是乎。

二

先是李振與張漢交密。以資斧蕭條。依傍於鄴寓。又以鄴必分校秋闈。呈身援附。可爲倖售地。鄴亦以漢足跡頗廣。可藉以招搖善主。二人各各懷私。而遂爲忘形交會。鄴於京邸娶一妾。居久之。忽聞家中夫人將至。鄴有河東之懼。遂思出此妾。而未得其人。一日偶與漢閒謔間。遽曰。汝客邸無聊。曷不覓一姝以自遣。漢以無資對。鄴曰。我家眷將來。

京有一妾可以相贈。房帳什物。照前一切相需。漢喜極拜謝。遂以妾與之。

豈知夕則張氏新姬。晝爲李氏外室。一日淫媾間。妾乃抱怨於鄰曰。主卽憐我。當擇一富家兒郎。了我終身。今隨此酸鬼。不幾忍凍餓以卒歲耶。鄰應曰。無妨。吾籌之熟矣。必令汝穩坐煖坑。煤炭饜饜。畢歲無缺也。吾卽日入棘闈。汝可隱隱對新郎說。教他尋覓好主。每主六千。使用加二。我得正數。汝家得使用。倘能覓三人。不幾三千餘金可坐致乎。如是汝尙何憂貧也。妾喜而告之。漢聞而轉計曰。與其人爲謀。何如自爲謀。何不卽將關節與我。我止奉半價相償。而叨惠其半。若然。汝且爲夫人矣。又何三千金是羨乎。汝當以此計進。想必不汝吝也。妾伺鄰來以



告。鄴未卽許。妾撒嬌癡。乃許之。遂出枕中祕以相授受。門生座主。內外通家。雖昆季之好。無以易也。

漢於是時興豪致逸。日馳逐於華胄富豪之傍。冀招攬牽頭。以爲名利雙收之局。乃輿論場屋者。羣曰。今年北闈難矣。卽李振鄴一人。不知賣出幾多人矣。尙何公道可問乎。漢聞卽歸。憂形於色。其妾叩之。告其故曰。吾始以所授者不數數。則獲售可必。今人言藉藉若此。吾料價昂者升。色淡者退。果能息壤在彼乎。妾又以漢言告鄴。鄴不審人之爲言。誤以漢對人議己也。大怒曰。吾以腹心待汝。汝何在外毀敗吾事。遂索馬馳尋張漢。正與諸紈袴子弟。會聚於佑聖觀。坐間。方爾侈言。李與我聲氣最密。欲以賈重于京華。言未畢而鄴至。亟起恭迎。連遭批頰。叱名

醜詆。坐客駭愕。力解而散。漢乃羞赧欲死。促步歸。亦將鄴痛罵以答之。聊以解嘲於衆。猶冀有內寵而終或邀照拂也。孰知鄴已無曩日情懷矣。

忽忽數日。奉命入簾。內中雖曰糊名易書。而皿字號千餘卷。無不舉目瞭然。張漢愚猶將心傳填入篇內。鄴得而大行塗抹之。上昇之丹。竟爲點額之的矣。然漢無從知也。奈伊時諸分考。房房各有私人。打團交互。尋剔翻索。譁然大亂。而張李二人。又恃年少聰明。輒笑諸同房。同房將欲呈卷。必要奪而詢其竇。以侵奪其柄。同事者共不平。此二人。

有行人郭濟。年邁而腐。二人不以人理待之。適郭得札人蔣廷彥。將首薦於堂。張攬住而勒問曰。此卷吾已得其人矣。汝明對吾說。其價幾何。

居間何人也。蓋實未知其名。而故詐之耳。郭無奈。給之曰。是太倉蔣姓者。張遽悟曰。勿欺吾。吾知此嘉善蔣文卓也。是人大不通。何可中。中之必遭物議。郭遂逡巡而不敢薦。然張止與文卓素隙。第知文卓來京二年。爲倖捷計。思有以傾之。實未知爲廷彥卷。卽潛亦但知爲善邑蔣。而不知文卓之非廷彥也。後畢出闈。張李市恩卸怨。侈肆既無擇言。郭以其打破好事。脚切骨恨。急對廷彥曰。兄卷已中。張故不許。卽張漢卷亦已中。李故檢而毀去也。於是二蔣共謀。一寫一刻。而匿名揭行。張漢剪辮佯狂。而出名揭布。張綉虎乘機恐嚇。而買求贓入。自是形迹大露。莫可掩護。職是故也。

七人旣罹法。而是案直窮到底。方興未艾。推鞫文卓。文卓云。得之郭潛。

潛素未識文卓。憤然曰。光棍素昧平生。又鞫文卓。文卓曰。吾兄廷彥。卷

落潛房。潛對吾兄言甚詳。故與聞之。於是并逮廷彥。時廷彥已知掣肘。

兼程遁。方抵家。而緹校在門矣。即械而北。至三月二十五日。投到下獄。

乃潛先於十二月中。已憤恨死刑部司房矣。雖其自取。亦文卓累之也。

案內有沈旋。向為名下。館於大司寇白陽城家。歲得百金。總寄與茶行

陳顯之。取什三之息。亦掬得捷徑。急欲得白物以押信。不意陳氏用去。

未有以應。沈心急氣莽。破面而詬。傍觀者即疑及之。適善邑有子子文。

販茶而亦主於陳。雅欲結士大夫。見居停束手。慨與解圍。出資應陳。轉

與沈持去。果得雋。即策蹇干謁於山西熟識。而緹檄已行原籍矣。沈在

山右聞知。即自擬詔獄。而陳以知情。於以被執。并拷掠長繫焉。

又有李燧升者。候選漳州司理。亦與同人說合。剖分謝儀五十兩。升已  
領憑赴任。行至蘇州。未見邸抄。方有干於權關。而權關固已知之。遂擒  
解赴部。其餘株及者。更僕未能數也。至十二月。朝署半空。囹圄幾滿。鎮  
撫司前。開張茶酒館。飯食鋪。鬧盛過於前門。各獲大利。當是時。一日數  
驚。旦暮鬼扑。幸滿朝爲皇子出家於閔忠寺。以祈壽。又爲太后患疹以  
祈安。屢屢齋戒。一切獄詞。延緩不奏。該部請先行覆試。時諸新舉人多  
半歸里。祠部文移嚴厲。該府縣拘繫鎖項。押送起解。如同隸囚。無不震  
恐兼程。會朝廷避痘南院。覆試未有期。諸舉人僦寓。家家畏同疫鬼。未  
去者驅出。恐後。復至者閉戶不納。流離凍餒。與諸保解雜役。偃息於破  
寺廢觀。頽垣倒屋之間。爨煙如燐。面灰如死。猶執卷呻哦。恐以曳白膏

斧鑕情形至此亦可笑可憐極矣。士風士氣蕩掃無遺。國家體統不無殘損。

當是時。人人自謂天威嚴重。此二百人者。不知幾許登鬼錄。幾許禦魘魅。幾許錮終身。得返初服者幸矣。安望同上春官哉。不期日轉天旋。雷霆頓霽。於正月十五日。集諸士覆試於太和門。每人以滿兵一人夾之。仍諭以盡心構藝。不必畏懼。供給茶煙。未嘗缺乏。卽所監押亦盡小心執禮。安慰致囑。絕非外間凌侮之輩。題目乃上所親定。閱卷某某等。上所猝點。甫二日而榜出。止革去白丁霍某某等八人。餘皆准會試。諸士慶幸更生。且爲天子門生。懽呼忭舞。烹甘擊鮮。京師肴酒爲之湧貴。持刺交賀。車擊軫摩焉。

方事在蝸蟻。乘風襲唾。彈劾科場者大起。陰應節參南闈。而主考分考

十八人逮。蔣胤修參河南陝西。而主考逮。山東磨勘一字訛。而疏逮房

官。俱非北闈事。不載入。若言路諸公。素稱表表者。以諸臣章滿公車。無

庸置喙。且見法外施刑。得禍甚慘。不忍以他人數十家性命。博一己之

能稱。況首發大弊。原在刑科。同官有諤諤矣。隨聲喋喋。亦孔之醜也。乃

朝廷以職掌不言。烏用是言官爲。忽於正月二十九日。將禮垣董篤行

散員魚飛漢。下詔獄。柯聳已於八月中選吏垣矣。而亦被逮。金紫汾新

入禮垣。得倖脫。乃自陳候旨。監場御史亦與焉。廷尉分別擬處。上請疏

輒留中。相傳待大案。爰書既定。一併敕下。旋以皇子出殯。營造山陵。齋

戒不視事。至四月中。尙未有處分也。至若曹官宋二學士。亦經論列。上以

日夕陪侍。特恩姑免之。

三

是獄遷延半載。臯陶曰殺之三。堯未卽曰宥之三也。上意未測。爰書莫定。人人必死。戶戶無生。供給官旗。浩繁空匱。刺探伺候。力疲精衰。於是在內之病者死者時相聞。亦有託爲詩歌。若鳥死哀鳴。以冀動人聽。在寓之奔者躲者日相聞。亦有製詩寫怨。先期縊殉。以明不相負。甚有親子讀書懷古。矯矯口談節俠。見其父無生理。索性無賴。賭錢宿娼。與諸臧獲酣適。囊空。竟自南去不顧者。又有心計歷練之人。見張李迅不及藏。家計洗罄也。夜輦輜重而深藏之。留粗重。匿細軟。竟似家徒壁立日。討冊籍而分別之。花實產。沒寄戶。每每害延親朋。



至四月二十二日忽接上傳。拏取各貌御前親錄。故事朝廷若有斬決。鎮撫司開南角門。刑部備綁索嚼子。點劊子。工部肅街道。是日早聞備綁索四十副。口啣回十枚。劊子手四十名。厲行刑刀數口。簇擁各犯入太和門。當是時。上御殿引問。鬼怕惕息。便溺皆青。獨張天植自陳孤踪殊遇。臣男已蒙蔭。富貴自有。不必中式。況又能文。可以面試等語。特蒙賜夾。校尉蝦等欲夾雙足。上豎一指。遂止夾一足。堅不承認。曰。上恩賜死。無敢辭。若欲屈招通關節。則必不承受。上回面向內久之。傳問曰。朝廷待汝特厚。汝前被論出。朝廷特召內陞。何負於汝。汝平日做官。亦不甚貪猥。柰何自罹於辜。今俱從輕。各拏送法司。卽於長安街重責四十板。候旨。駕起。而科官不論列。以引咎而免責。其牽連在內。如于子文等。

首難如蔣文卓張漢等。俱不與焉。當有刑部員役。遵旨行杖。杖太重。若

必欲斃之。杖下者然。維時大司寇噤不出一語。獨少司寇杜公奮起大

詬諸皂。曰。上以天恩特賜寬宥。爾等必置之死。以辜負上意耶。止可示

辱而已。若不幸見罪。余請獨當之。爾輩不肯聽吾言。吾將蹴踢死若曹

矣。於是諸校始稍稍從輕。得不死。是晚杖畢。仍係至刑部獄中。

翌日刑部等開門。欽奉上諭。開科取士。原爲遴選真才。以備任使。關係

最重。豈容作弊壞法。王樹德等。交通李振鄴等。賄買關節。紊亂科場。大

干法紀。命法司詳加審擬。據奏。王樹德。陸慶曾。潘隱如。唐彥曦。沈始然

孫賜。張天植。張恂。俱應立斬。家產籍沒。妻子父母兄弟流徙尙陽堡。孫

伯齡。郁之章。李倩。陳經。在丘衡。趙瑞。南唐。元迪。潘時。升盛。樹鴻。徐文龍

查學詩俱應立斬。家產籍沒。張晏孫蘭苗郁喬李蘇霖張綉虎俱應立

絞。余贊周應絞監候秋決。因人命至重。恐其中或有冤枉。特命提來。親

行面問。王樹德等俱口供作弊情真。本當依議發落。但多犯一時處死。

於心不忍。俱從寬免死。各責四十板。流徙尙陽堡。餘俱依議發落。董篤

行等本當重處。朕面問時。皆自認委係溺職。姑着免議。自今以後。凡考

官士子。須當恪遵功令。痛改積習。持廉秉公。不得以此案偶從寬典。遂

視常例。妄存倖免之心。如再有犯此等情罪者。必不姑宥。爾等衙門。卽

行傳諭。欽此。隨行原籍。催提起解。該撫按州縣。具憐憫心。借搜籍之名。

文移往返。未卽拘解。於是諸臣亦得長繫刑曹。未束關東裝也。

先是拏入刑曹者。不下獄。俱鎖繫於十三司火房。身有九鍊。每一人有

二撥什庫監守。每二人又有章京日輪檢押。飲食若流。銀錢湯雪。至是詔刑部獄。既免鎖繫。又省供費。散拘在內。各擇所厚。共據一室。室之湫隘。搭蓋粉飾。置設鍋几。鬪牌賭色。欣欣更生。福堂乎。仙境矣。有親知入候問。相勞苦。或談及流徙。皆答曰。只當遠近搬場耳。何戚焉。嘻。斯言也。其俱有達天知命之學者歟。

### 大獄記略綴餘

朝廷銓部之選甚重。四司主政員缺。必選中行評博。資俸及格。及知推  
欽取入者考選。張我樸心羨。志必欲得之。事機多阻。丁酉改歲。先行考  
取臺臣。西臺較入銓部爲稍易。諸當路者勸之。樸將應命。夫人朱氏阻  
之曰。御史奉差。事繁忌集。汝獨不見顧仁臬首菜市乎。而思蹈之也。遂

不果。

入夏遴典廣東主考。次應及樸。夫人又曰。路遠世亂。且考銓期至矣。應

典粵試。必相失。可計避也。樸以爲然。先期病假。假滿轉給。季夏稱愈。

旋分校北闈。冀於闈中摸索要人子弟。而得其歡心。自無與我並驅爭

衡者。故張於闈中事。絕不從錕資起見。今概與諸婪污同科。似未得情

也。樸初以婦言避臺選。繼又以婦言避典試。亦有稱其夫人者矣。至事

潰。又莫不詆其夫人以爲篤於衽席。不使暫離。卒膺大戮。惟婦言是用

故。然亦成敗論人。未足深非也。

第大難之餘。似有可異焉。當十月十八日刑部軍校收逮樸。時樸在外

會友。軍校直入內室。夫人厲聲曰。樸命官。必不逃。大人們當在外坐。俟

其歸。何得入內。失朝廷體。諸滿且唯唯退也。及對簿訊掠。夫人刺血修章。請以身代。詞理哀切。步至長安門。將擊登聞。爲司寇銀臺所抑。不果上。朝列聞之。嘖嘖慕義。乃菜市伏鎧。竟不能匍匐一訣。痛哭上祭。如前史所傳。前勇後靡。莫測何故。

至二十七晚。同家人媳婦輩入戶部。二十八日入刑部。徧拜別諸婢僕。曰。主累汝輩。今不能相顧矣。幸好自活。因出所藏鏹。盡分給之。無不痛哭。聞者哀焉。

迨初四日出刑部。爲滿漢官役所目笑。恬無戚懼容。有筆帖式熟視而戲。問曰。汝非張家老婆歟。何以手掩面也。夫人卽去手朗應曰。任汝瞧。汝非筆帖式。向以某事至吾家。今何得無狀。諸人相視而嘻。觀者駭焉。

及至羈所。與李夫人同院。患難姊妹。誓無外心。李夫人柔弱貞靜。傾心尊奉於張夫人。以其才也。哭罷。共商苟活之計。曰。遼東舉目無親。惟有金錢。可以自度耳。李夫人曰。實不敢欺。吾尚有餘資。深藏於地。今身不可出。可奈何。張曰。何不通信於令親莊某老。令爲之計。李然之。聞於莊。莊遣一信使賂監守。隨同李夫人掘地。果獲四千金。以一大鏹謝監守。一鏹勞媒媪。訖。張曰。我乏資給。暫借百金。餘悉持寄莊室。約以逢赦。卽盡奉還。否則。零寄支用。無幾何日。微有卻。未幾而分爨。又未幾而詬誶。又未幾而大相慙恨。忽於二月中旬。張夫人竟逸出。泃人負至順治門。捨而跨驪。馳至鎮撫司。出懷出首狀。首告李夫人欺官隱贓銀四千兩。寄與親家莊某。伊僕扛去。司官見首有重資。喜笑欲狂。急挈李夫人。及

妾一人。婢一人。并莊僕。夾糝並施。張夫人堅執如敵國焉。於是盡數追獲。內缺百金。張曰。小婦借用了。問官以有功首人。笑而不問。典守官役。各蒙嚴處。莊舉家殼鯁。不可名狀。伊僕至今繫刑曹也。

當是時。見者聞者。共不直張夫人。幾欲唾其面。而共憐李夫人。導其報復。李夫人曰。已矣。吾所以忍死至今者。欲俟吾翁一訣耳。若幸赦而不來。或來而得語。何難一死以相從。尙暇與人較乎。卒無他語。張尙狃。狃不置。然人咸憎怨。且防守嚴密。不能出入自由矣。非此自貽伊戚乎。無名氏曰。李評事肇隙於張漢也。以妾。張評事舍生而趨死也。以妻。嗟乎。古來有天下者。聽婦言而滅亡。何況二人乎。然以張夫人之末路。則李評事雖目爲凶短折。尤瞑目矣。哀哉。



此記者自諱其名姓。第曰信天翁。不解其故。後閱我郡許觀察鶴沙先生東還紀程云。信天翁。水鳥也。食魚而不能捕魚。日夕立水次。俟魚鷹所得。偶墮者。拾而食之。藍廷瑞詩云。波上魚鷹貪未飽。何曾餓死信天翁。